

將

由副到正，官阶半步之遥，争斗于步步陷阱，险象环生之中，
真实得让人颤抖的官场百态。

官场上的明争暗斗，玩的就是心跳。

半步官阶

車

李文锋◎著

將

半 步 一 劫

車

李文鋒 ○ 著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半步官阶/李文锋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80742-451-2

I.半… II.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3876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半步官阶
作 者 李文锋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信阳长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1.80元

ISBN 978-7-80742-451-2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一

权力与权力交手的时候,当权者有时常常会陷入到一种生死迷惘的状态。纠缠、杀戮、恐惧接踵而来。这种非常的人生状况令人毛骨悚然,灵魂痉挛。权力的挑战、斗争,叫人无限担忧,当权者往往在这血腥的、无声的恐惧中就像一棵扭曲的树,无法找到生长的方向。

二

为了半步官阶,他做了一个大局。官场上的人,一生都在为了那半步。有的人从生到死也没有迈出那半步,有的人每迈出半步就增加一层新的凄凉,有的人为了让路还不得不后退半步。官场上的退不是哲学上的退,退不是为了进,退就是输。一退几年,甚至十几年,人生一晃就过去了。

三

官场上不叫正义,叫黑。官场上没有邪恶,只有狠。官场上的微笑浸透了毒鸩,微笑是单纯而美丽的,但官场上的微笑却是那么复杂。官场上的蜜埋藏着刀光剑影。官场上的陷阱于无形,官场上的风光万古凄凉。变脸是四川杂耍绝技,同样是官场妙诀。

四

空空歌: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茫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东升西沉为谁动;田也空,屋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握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朝走西,暮走东,人生状如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

五

来自官场的手抄本。奇妙的文字,刻骨的感受。人生就像红河水,不知从哪里流来,也不知从哪里流去,入口、出口都是未知。官场也如红河水,天不落雨也涨水,因为水的源头在人心。

六

唱一曲宦海沉浮者的苍凉悲歌,画一幅灵魂扭曲者的人生轨迹。

第一章 /1

早春的寒意 /1

天下绝配:贾疯子与白家女 /3

铁腕县长 /5

各怀鬼胎 /6

第二章 /9

“龙打架”与灵龟 /9

人事悬念 /11

“龙”来了 /12

梅园风云(一)/14

梅园风云(二)/16

梅园风云(三)/18

梅园风云(四)/19

第三章 /23

书法绝论 /23

怪癖 /24

基层政权:黑石 /26

茶道雅论 /29

卢氏毛峰 /31

第四章 /33

听更大的鱼作报告 /33

寒气逼人 /35

舌尖上的快乐 /37

“病美人”/40

基层政权:五水 /42

书生意气 /44

第五章 /47

超级模仿秀 /47

将调研引向深入(一)/49

将调研引向深入(二)/52

将调研引向深入(三)/54

第六章 /57

秘书:风箱中的老鼠 /57

神奇的蝌蚪 /59

闻出异味:酒桌上不谈工作 /60

专家们的底线 /63

第七章 /65

官场控制术:用人之短 /65

官场控制术:临阵换将 /66

玩火 /69
刁钻的棋路 /71
官场控制术:针锋相对 /73

第八章 /76

弦外之音 /76
拍板的奥秘 /78
美女标准:三三制 /80

第九章 /84

蛇:不仅是爬行动物 /84
童谣事件 /86
商人的政治幽默 /88

第十章 /91

三惊神龟 /91
忍经:易学难工 /93
魔法师的神奇口袋 /94
微妙的食物链 /97

第十一章 /100

对组织的别样理解 /100
难以界定的眼神 /101
明渠与暗渠 /103

第十二章 /106

基层政权:杉木坳(一)/106
基层政权:杉木坳(二)/107
隐晦卦辞 /109
私房话:玩的就是心跳 /111

第十三章 /114

九尾狐的辫子 /114
一沉到底 /116
小腕的艺术型癫子 /118
移民:难啃的硬骨头 /119

第十四章 /122

龙凤呈祥 /122
醉人的民间风情 /124
开工典礼:另一番风景 /126
对命运的精彩解释 /127

第十五章 /130

民情:政治镜子 /130
风吹草动 /133

第十六章 /136

牌局 /136
急促的呼吸声 /137
诗人气质 /139
一个十分意外的决定 /141
底牌:谁都想偷看 /143

第十七章 /145

- 基层政权:杉木坳(三)/145
- 现场办公:形式主义的狂舞 /146
- 现场办公之后(一)/148
- 现场办公之后(二)/150

第十八章 /153

- 梦幻“蚕蛾王”/153
- 愤怒的移民 /154
- 基层人大代表的无奈 /156
- 圆滑:秘书的基本功 /158

第十九章 /162

- 仿佛走进了广寒宫 /162
- 移民新编的上梁词 /165
- 闲谈:茶楼风情(一)/167

第二十章 /170

- 官场控制术:损人 /170
- 流血事件 /172
- 三张暧昧的照片 /175
- 中国象棋文化的精髓 /177
- 闲谈:茶楼风情(二)/179

第二十一章 /183

- 恐怖的对抗(一)/183
- 恐怖的对抗(二)/185

第二十二章 /188

- 撕开了所有的伪装 /188
- 噩梦中的两只蚂蟥 /190
- 一串神秘的钥匙 /193

第二十三章 /195

- 思维方式有时比学问更重要 /195
- 官场控制术:摆平衡 /196
- 查不出的病因 /198
- 红颜知己话别离 /199
- “搞”谣:那些女人恨男人的誓言 /201

第二十四章 /203

- 基层政权:杉木坳(四)/203
- 别开生面的葬礼 /205
- 怪鸟儿的叫声 /208
- 消除了心头大患 /210

第二十五章 /213

- 危险信号 /213
- 双规:纪委的撒手锏 /215
- 两起爆炸案 /218
- 天要下雨没商量 /221
- 出大事了 /222
- 灿烂的生命之花 /224
- 灵龟显灵 /226

第二十六章 /228

话中话:不怕说透 /228

老上访:搅了酒局 /230

毒蛇与魔鬼 /232

第二十七章 /236

森冷的铁窗(一)/236

森冷的铁窗(二)/238

森冷的铁窗(三)/239

第二十八章 /243

连环杀人案(一)/243

连环杀人案(二)/245

连环杀人案(三)/246

第二十九章 /250

满嘴的牙齿都笑了 /250

疯子精神 /251

那眉眼儿 /253

佛门深地(一)/255

佛门深地(二)/258

佛门深地(三)/259

第三十章 /263

执行绝密的第三方案 /263

森冷的铁窗(四)/265

第三十一章 /268

枪声:划破了宁静的乡村 /268

谈话:令人心惊肉跳 /270

第三十二章 /273

上访:人代会期间的大忌 /273

特别的市委常委会(一)/275

特别的市委常委会(二)/277

可怕的质询案 /279

民主:动摇着官僚格局 /281

第三十三章 /284

意味深长的竣工典礼 /284

颁奖风波 /286

死亡指控 /288

第三十四章 /291

江湖上的交代 /291

不可逆转的罢免案 /292

第三十五章 /296

空中追击 /296

空空歌 /299

后 记 /303

早春的寒意

晓明送走省委督察组的同志以后，回到了办公室。

他回味着督察组的同志与他交换意见的话题、神气、语气，像，都像，由此可见老领导对身边的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也是潜移默化的。很自然地，回忆过渡到他与省委羊副书记共事时的一些调侃话题。

羊副书记曾说：“政治就是派别之间的力量对比。说白一点，就是把拥护自己的人慢慢提起来，把反对自己的人慢慢搞下去，最后达到拥护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反对自己的人越来越少的目的。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你的一个眼色就是一道圣旨。作为‘一把手’，不要指望助手出多少主意，主意一定要自己拿。说文雅一点，当‘一把手’的职责就是要用干部、作决策。”

晓明如今当了这么长时间的“一把手”，回想起这些调侃之言，感到意趣无穷。至于羊副书记的调侃之言，谁又见到摆上过桌面？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书面文章，于从政者少有用处，唯此才是为官箴言秘笈。当然，这些调侃之言是不能乱侃的，羊副书记只侃过几个人，他老晓也只侃过几个人。侃了，几个人就心知肚明，就像教堂里的信徒，拥有了《圣经》，平常的一言一行就有了倾向，这种倾向是骨子里的，不需要发誓。

这不，督察组的同志一走，他就明白了留下的话中的好多信息。从政者，最要明白的是话外音。最要吸取教训的是，别人把你陷进去很深了，你还在喊快活。

最近一段时间，卢品生出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消极情绪。这情绪的源头很明显，犁开山是学者型的领导，颇有锐气，每次会上无遮无挡的仗义执言在无形中给卢品增加了压力。晓明对此也有了感觉。

晓明不是权力欲很强的人，他多次向省委分管党群工作的羊副书记建议让卢品任市长，希望自己的老搭档早点上，但羊副书记却迟迟不表态。晓明不敢妄猜其意，只好兼着市长，占着这么一个十分烫屁股的位子。省委其他领导曾暗示，要晓明腾出市长位子，从上往下放个人下来，晓明每次也学羊副书记含糊其辞地遮掩过去了。晓明想老领导把这颗棋子这么下着，自有他的道理。那么，他对卢品的关照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步棋这么下着，是共活？是打劫？在旁人的眼中也许意味深长，在羊副书记的眼中也许风光无限，但在晓明的眼中则左右为难，在卢品的眼中则痛苦不堪。

面对这颗棋子，卢品虽然痛苦，但也有想头，也有奔头，为此他从内心深处感激晓明。但屈于上面的隐晦态度，他也只好忍耐着。他想多年的媳妇总要熬成婆，河里的石头总有翻身的一天。

犁开山的横空出世，不仅对下面产生了影响，让权力格局产生了位移，而且让晓明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因为从感情上来说，晓明是偏向卢品的，但从人事关系的格局系

半
步
官
阶

统中,他又不得不注意到犁开山的背景,上面也有人给他暗示过。一段时间以来,卢品和犁开山成了晓明心中两枚平衡的砝码。也许,这种情况会延续很长时间。

晓明几十年来一直被当年卢品当科长时的举动侵扰着。那是晓明当红河县委书记那阵子,他得了尿道结石,每次小便很困难,痛苦不堪。卢品便每日数次地扑在他的那东西上,吸,吸,吸……他的病好了,但这份人情他是永世也不能忘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卢品的金鱼眼总是在他的裤裆前一晃一晃的,仿佛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某一部分。

根据省委督察组的一些建议,晓明觉得有必要提前召开下个月的常委议事会议。他在心中盘算着,一下午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他不止一次地对他身边的人说:“人一说老了就老了的,老了后的时间总是比年轻人的时间短了。”

他在机关食堂吃了晚饭,回到冷冷清清的家里,看了必看的电视新闻。到了晚上十点钟,这是晓明联络有关上级领导热线电话时间,这已是好多年的老习惯了。趁此机会,有的老领导就把上面的一些动向很策略地告诉他,有时还有领导自己的想法,暗中就带有征求他意见的意思。这时,他也最舒畅、最惬意。老官场的人都知道,当官不能有二心,不工商、不迷艺、不事农,要专心致志,才能进入境界。晓明此举,算是他的一大发明,与李宗吾的“厚黑学”具有同样的价值。

晓明有些老同学和他开玩笑说:“晓书记,你当了这么大的官,有什么诀窍?”晓明有些玩味地说:“多请示,多汇报,多走动;少添乱,少做主,少说话。找个靠山多写信打电话,找几个帮手办实事说真话。”那些老同学说:“好,好,晓书记就是比我们智商高,‘三多三少’治红河。”

今晚,刚好十点,晓明接通了羊副书记的电话。

“喂,找羊书记。”

“你是晓书记吧,你等等。”羊副书记家的任何人都可以听出晓明的声音了。昨晚晓明没有找到羊副书记,今晚运气好,羊副书记回家了。晓明心里流动着一股暖流。

“您好啊,老领导。”

“还老领导呢,都好几天没听到你老晓的声音了。”羊副书记很随和地来了句开场白,接下来便是习惯性的倾听。

晓明把当天的工作情况事无巨细作了汇报。羊副书记在电话中“嗯嗯”地算是表示知道了,但没有任何指示。这也是羊副书记多年来为政的经验所在,只听,不表态。有时羊副书记一拿起话筒,只一句“啊,是你呀”,就再也不吭声了,一直到对方放下电话为止。

互道晚安之后,晓明仍保持读书的习惯。晚上十一点到零点,他就开始闭门读书了,有史书、现代小说、科技知识……令人钦佩的是,他还日日温习俄文,他能看原版俄文著作。晓明的老伴死得早,儿子大学毕业后强行下了海;女儿从中国金融大学毕业后到市人行上班,又考上了在职研究生。现在,他的一儿一女都不在身边,在这夜深人静之时,他只好以书相伴了。

“当,当……”晓明家的报时钟敲响了零点的钟声。宁静的午夜,那清脆的钟声穿透力极强,悠扬而绵长。

晓明习惯性地从书桌前站起来,揉揉眼,甩甩手,清瘦的身影在灯光下拉得很长,身影在墙角从腰际处打折了。他拿目光扫过书桌上方悬挂着的那副自题联:

志正则众邪不生

心静乃佛许圣言

晓明走近窗台,拉开窗帘,推开窗叶,早春的寒流从窗口扑进来,他深深猛吸了几口,脸上觉得有点寒意。突然,街上一阵警笛长鸣——划破了红河市上空幽深的宁静。也许,又一起

假酒中毒案发生了。

这几天来,连续的假酒案搞得红河市谈酒色变,也搞得政府官员有点神经过敏了。

晓明望了一眼遥远的夜空,无月,几颗暗黄的星星好像朝他眨起了鬼眼。他自言自语起来:“这工商部门是如何搞的?卢品举荐的那个工商局长不是铁杆人物吗?”晓明眉宇间掠过一丝阴冷气,右眼皮急促地跳了几下,夜空中划过一道流星的轨迹。

天下绝配:贾疯子与白家女

红河县一系列假冒伪劣案,搞得林旺县长焦头烂额。群众议论纷纷,市民怨声载道。有些市井中人,竟然公开称林旺县长为“林假冒”。

一段时间里,卢品也被几起假酒中毒案搞得晕头转向。那天宴会尾声中的电话,就是市政府值班室跟他报告的又一起假酒中毒案,死了人。死的是个孤老头子,吐血而亡,临死时痛苦痉挛得如田螺。如果遇上兄弟姐妹多的,恐怕又要闹得市、县政府上下不得安宁。早几天,朱秘书长给卢品转过来几封群众投诉信,私下里告诉他,如果再心慈手软,政府就威信扫地了。这一激将,引起了卢品的思考,他联想了好几件事,还真的暗下了决心,要发动一场严打假冒伪劣“战争”。卢品叫来林旺,说:“红河县这段时间是怎么搞的?成了假河县?死了多少人?坑了多少人?你看看这几天的省报,哪一天没有你红河县的消息?你看怎么办!”

林旺上任以来,还从未见卢品发这么大的火,骨头都有点软了,勉强陪着笑脸说:“市长放心,我一定严肃查处这些敢于在市府、县府眼皮底下为非作歹的不法分子。我搞不倒他们的假帽子,你拿掉我的真帽子。”

卢品默认了林旺的态度,听林旺谈了想法后,也谈了自己的想法。这时,卢品的秘书小张进来报告:“市政府大门口有群众集体上访,堵在大门口,车都不能进出了,是喝假酒中毒死亡者的家属们要求见市长。”张秘说完,又把市政府办和市信访办收到的几封群众举报信都交给了卢品,就出去了。

卢品注视着林旺,目光如刀,一点一点割在林旺心上。

林旺脸色刷地红了,红成了猪肝色,心跳加快起来,口齿有点不清地说:“卢市长,这‘严打’就按您的指示办,来它一次卷地毯式的搜查。下面大门口的人,我马上带回去。”林旺出门,又折回卢品办公室,面有难色地问:“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怎么办?”卢品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说:“什么特殊情况?”林旺说:“是呀,什么特殊情况?”林旺拍了一下脑袋,假装自己也不清楚。“真是神经质,看我想哪儿去了!没什么。”林旺自言自语,退出了卢品办公室,拿出手机先给冉小玉打电话,又给县公安局打电话,他要调集干警把上访群众带到县工商局去开座谈会。

林旺是卢品一手栽培的,处事果断,反应敏捷,既有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卢品还是满意的。林旺走后,卢品走向办公室窗口,正好望见东倒西歪地坐在大门中央的那群上访者,大门内外已堵了好多辆小车了。卢品心中不是滋味,这市政府毕竟还是他卢品管理着,这群人那么无视政府,其实就是无视他卢品。大水冲了龙王庙,就是对龙王的不敬,这还了得?龙王岂能坐视不管?凡事都有个认识,认识高了,办事的决心就大了,卢品进一步巩固了决心,心想这次不管碰上哪方面的妖风,都要顶回去。打假打彻底,治劣治断根。

市信访办的同志正在劝上访者回去,但无济于事。上访者都是些老太婆和妇女儿童,一把鼻涕一把泪,信访办的同志绞尽脑汁,也拿她们没办法。正在危难处,林旺出现了。上访者

见有人管事了,就一股脑儿缠上了林旺,叽叽喳喳吵闹不休。大门仍然堵得死死的,外面的车越来越多。有几个办事的人,悄悄从旁边的围栏上爬进爬出。他们不管事,也不多事,但心里还是支持老百姓的,那些微妙的眼神来来回回,老百姓心里都有数。如果一点社会基础都没有,一点里应外合都没有,这种群众事件也是难闹起来的。渐渐地,围观的闲人也多了起来。

突然,不远处响起了嘶哑的电子琴声。围观的闲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把目标转向了琴声,他们觉得听这琴声比看市长们的笑话还过瘾些。琴声出自红河市一对特别的乐队组合——天下绝配。男的姓贾,不知名字,现在大家都叫他贾疯子,双腿高位截肢,能拉一手好二胡,能弹一手电子琴,人多场面大的时候就弹电子琴。他能下盲棋,双目灰蒙忧郁,但心明眼亮,洞穿世事,在多年的乞讨生活中练就了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毅力刚强。据说贾疯子原来并不疯,是个国家干部,只是迷上了城南一个军人的未婚妻,后来被那军人得知砍去了他的双足。那军人也够狠心的,砍了贾疯子双足又砍了未婚妻的双手,然后就一枪结束了自己的性命。琴声是从一张板车上发出的,贾疯子在板车上已待了二十几年,犹如风雨中朝朝暮暮移动的一块石头。站在板车旁边的正是那位被砍了双手的女人,此时,她正在随着贾疯子的琴声在街道的水泥地面上用脚趾夹着五颜六色的粉笔写字,一笔一画,字迹工整。她常常随着那琴声书写琴声所表达的内容,有时也即兴写些民谣,博得过路人的啧啧称赞,她就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她姓白,别人都叫她白家女。因她年轻时喜欢到城南一带的各家各户去走动,人聪明得男人都想她、爱她、恨她但不敢碰她。她从小就与贾疯子一起长大,可是父母偏要把她许配给一个满身狐臭的军人,她不从,街道居委会的人也出面了,她只好违心答应。这一答应,她一生的厄运便降临了。

琴声嘶哑,但穿透力极强。围观的闲人拍起了手,大声吼:“好!好!”贾疯子更来劲了,弹了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又弹一曲《走进新时代》。而板车旁的白家女这次并未书写歌曲内容,她在地上写的是:假烟假酒假味精,假医假药假郎中,假爹假妈假儿子。有闲人围过来指点说:“快写,还有假老婆。”白家女并不搭理那帮闲人,只是一笔一画地写她的字。有些人开始往板车上扔纸币,扔一张,大吼一声:“再来一曲!”贾疯子望了一眼扔纸币的手,就想起了那年被红河大学的学生推拥着喊“打倒腐败分子!清除腐败分子!”的情景。那天,大学生们慷慨解囊,为他们夫妻捐了上千元。想着想着,他就弹起了《国际歌》……

林旺朝琴声这边望了一眼,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想尽快把上访者带走,否则这里会聚集更多的人。有人在上访者中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也有人在劝上访者,说要解决问题必须坐下来冷静协商,不然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林旺只能好言相劝,先给死者家属一种安慰。

林旺很有经验。他想此时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否则下步就不好收场了。上访者见林旺迟迟不表硬态,一中年妇女就把一口痰吐在了林旺脸上,林旺忍着巨大的愤怒。正在上访者变本加厉之时,冉小玉带着几名警察来了。在警察的高压下,上访者让出了大门,并推荐了几名代表去县工商局交涉。

林旺他们走了。白家女站起来,拾起一双破鞋,走近板车。贾疯子就把车绳套在了她两袖空空的肩膀上,她如纤夫一般弯起脊背,拉起了板车,尾随着那群上访者而去。白家女吹着口哨,贾疯子弹着《长恨歌》,歌声一路怨恨,闲人一路吆喝。

白家女躬身一步一步走着,旁边有人给她喂了一口矿泉水,她看也不看那喂水人,顺势喝了一口,摇头唱道:“好水呀好水,皇帝招我做儿媳,路远迢迢我不去;好水呀好水,老贾是我好郎君……”

这时,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大地顿时一片灰蒙蒙的。

铁腕县长

将
第
一
章

站在办公室窗前的卢品看到市府大门口恢复了平静，心里才有些踏实。他坐回办公桌前，展开那些七七八八的投诉信、举报信。举报内容除了假冒伪劣猖獗，还有一封举报胡大头贪污挪用冬修水利款的内容，这引起了他的重视。他仔细看了信中的内容，有几处字迹不清楚的地方，他反复读上下文猜那意思，直到弄明白为止。胡大头文化不高，但颇有心计，早先到村里当支部书记，卢品是红河县县长。有一年，卢品到他那个罗汉村办点，趁此机会，胡大头巴结上了卢品，卢品就把他提上来了。卢品看完这封举报信，自言自语：“真是农民习气，小农意识，贪小便宜。”看完这些“民情信”，他顺手拿起一张《红河日报》就看到了一则消息：

一串鞭炮谢恩人

[本报讯] 昨日早晨黑石乡麻岔村一对老夫老妻高高兴兴来到该乡农技服务站，放了一串鞭炮，以示对服务站同志们的感谢。事情是这样的：他俩的独生女从广东打工回来，把头发一半染成红色，一半染成黄色，两老见状就把女儿臭骂了一顿。女儿被骂后伤心地跑到服务站买了一瓶“敌杀死”，回到家里闭门喝了半瓶。两老闻之，破门见女儿眼珠翻白，便心疼得号啕大哭。老母亲伤心得也不想活了，说是自己害了女儿，就抓起女儿喝剩的那半瓶农药，一口喝了。老父亲顿时傻了眼，忙叫来邻居，将母女俩送往医院抢救。医生急救，说母女并未中毒。一会儿，母女双双从麻醉中醒来，女儿说：“妈，我们是在阴间吗？”母亲说：“儿呀，妈到阴间来找你来了。”老父亲在一旁大吼一声：“你娘俩快给我回去，少到这阳间阴间的给我丢丑。”至此，一场虚惊结束。一瓶假农药，救了两条人命。

卢品看完这短讯，眼睛想笑，心里想哭。他很想把报社主编大骂一通，但还是忍了。这毕竟不是他直接管辖的范围，不好插手。

林旺亲自挂帅，组织公安、工商、技术监督等部门，对红河县管辖范围内进行了一次上下联动、卷地毯式的打假行动，效果十分显著。一个星期就端掉了十几个制假贩假窝点，发现了三个重要源头，抓捕了二十余个违法犯罪分子。其中，红河酒厂参与制假贩假案引起了红河各界的震惊。

“红河大曲”这几年通过市进出口贸易公司销售，走红了大江南北。品牌创出来了，假冒产品也应运而生。但大家都没有想到，“红河大曲”的假酒全是红河酒厂自己制造出来的，这真是贼喊捉贼。红河贸易公司业务员范曾销售“红河大曲”很有手段，市场供不应求。销售厂长便眼珠一转，在城郊租了两间民房，招来几个外地民工干起了用散装白酒和酒精勾兑假“红河大曲”的鬼把戏。

红河酒厂是红河县财政酒厂，架子大，根子深，又是红河市的品牌企业，代表着红河形象，也是市委宣传部连续十年来的联系点。红河酒厂出事后，市委原顾问、现宣传部刘部长都在过问此事，很多退休老同志更是关心此事。

林旺在处理红河酒厂这件棘手的事件上，显得很老练。他就很多细节问题向市里有关头目进行了单线联系汇报，分别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特别征求了犁开山的意见。他认为犁开山是唯一没有卷进去的领导，就不会有任何酒文化掺杂其间，意见相对来说肯定公平些。事实也的确如此，犁开山的意见为林旺拿处理意见时增添了不少底气。

卢品对处理红河酒厂案件，态度坚决，要求对当事人、涉案人严惩不贷，决不迁就。林旺给卢品汇报时说：“对涉及本案的当事人，已全部抓了起来，初查假‘红河大曲’已致死两人，属重大假酒案。但在涉案人员中，销售厂长一人全部承担了制假责任，他宁肯一个人坐牢和

赔偿,也不愿牵连别人。”卢品说:“恐怕不是坐牢的问题吧,要枪毙。”林旺说:“是,据公安调查,情节比较恶劣,可能不枪毙几个人,不足以平民愤。”卢品说:“那龙厂长呢?”林旺说:“啊,龙厂长没有抓,他是省人大代表,市人大没有上报,省人大没有批准,不好动他。”卢品火了,说:“省人大代表怎么着?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林旺说:“目前,没有掌握他参与或指示参与这一案件的言行,销售厂长在供词中只字未提龙厂长的事,其他的当事人也没有一鳞半爪涉及他,经请示市人大后,市人大认为动他的证据不足。”卢品说:“群众反映大,你难道没听见?红河酒厂出了这么大的乱子,难道他没有责任?我看你分明是有顾虑嘛,红河酒厂也是你林县长的联系点嘛。”林旺说:“卢市长,您是我的老领导,我也没有什么隐瞒您的,在龙厂长的问题上,我们县政府是采取的稳妥办法,以保为主。他这人高傲自大,狂放不羁,有很多人都在利用这次事件想把他拉下马。您也知道,他这样的人能撑起一片天,就不是一般的角色,弄不好我们政府吃不了兜着走。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一年前,您亲自过问的白云茶场金场长案,金还只是市县两级人大代表,我们执法机关稍有漏洞,把他给办错了,后来给他行政赔偿50万元,那可是红河县下岗职工一年的生活保障啊。我的想法是,红河酒厂的事,还是交司法机关来处理,龙厂长的问题目前司法机关都未动他,我们只能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批评教育他。老领导,您看行不行?”林旺说完这番话,额头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

卢品没想到向来对他言听计从的林旺在龙厂长的处理问题上做得滴水未漏,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经过了一番精心准备。他更没想到林旺还故意用金场长一案来摆平龙厂长一案。卢品面对眼前这位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年轻县长动了怒气,但又无可奈何地说:“那你就注意政策,依法办事。你这样稳稳妥妥,任何时候都不会犯错误。”

卢品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打假行动被林旺磨得平平的,完全背离了自己的初衷。他的初衷是要借“打假”拔掉龙厂长这颗眼中钉。龙厂长靠着几个常委和上面的关系,没把他放在眼里,打掉龙厂长就打掉了某些人的爪牙,他也会在这样的大是大非中巩固自己的权威,一锤多赢。卢品没想到林旺极其聪明,利用这次大的活动声势建立了自己的一些过硬关系,他没想到这小子还这么有手腕,简直是铁腕。

从事情的开始,林旺就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卢品的某些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于是,他在实际操作上也就暗下决心,既不能得罪老领导,又要实事求是,以大局为重,很好地把握了这一航向。

“打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市民反映很好,都说卢品是为民办实事的好市长。关于这一点,卢品又是始料不及,他对林旺的做法重新进行了反思。他想这用人还真有学问,用了将才有可能驾驭不了,用了奴才有可能办不好事,这林旺既是将才又是奴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才吧。卢品在自言自语中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

这场“打假”战争,显示了林旺作为行政“一把手”的组织指挥、协调统一、果敢作风和决策才能。有几位朋友说林旺真不简单,可谓铁腕。林旺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台上风光,你们有所不知,在处理有的关键问题上,我的骨头都发软了。有的领导看着我,眼睛都像狼的眼睛放射出了绿莹莹的光芒。”朋友们还是由衷地给他竖起了大拇指,但林旺却怎么也体会不出被赞美的味道。

各怀鬼胎

冉小玉没有参与“打假”,她趁轰轰烈烈的“打假”间隙,悄悄去了一趟红河寺。冉小玉是想妹妹了,她就这么一个妹妹,既无姐姐,也无兄弟,有什么心里话只能讲给妹妹听。这几年妹妹来红河寺后,她常常是憋着一肚子气没处发,心里憋得难受极了,有时就躲在一边无声

地流泪。妹妹用行动证明了她们的倔犟，比牛还倔犟。她不回家了，永远也不回家了，抛开了红尘，住进了这座清静之寺，当了尼姑。

冉小玉坐着自己的小车，经过两座红河大桥，把车开进了红河寺内一罩岩壳下，就步行来到了三棵古松下。远远看着山间走来一个人，是妹妹来了，手上提着一个花篮，一副俊俏的脸蛋是越发消瘦了。妹妹见是自己的亲姐姐来看她了，快步走过来，隔着一臂之距，站定，泪花闪闪，轻轻地说：“姐，我天天在为你祈祷。”就这么一句，冉小玉的眼泪包不住了，滚了出来。

冉小玉的妹妹原是红河县机要秘书，是红河一枝花，拉得一手好琴，会剪纸，特别爱梅花和兰草，来红河寺当尼姑后，就换了一个人，人心人样都换了。除了和那片兰草做伴，听听寺院钟声，就完全把自己包裹起来了。除偶尔见见姐姐外，就是父母也不见了，眼不见心不烦。哀莫大于心死。冉小玉送给犁开山的兰草，就是妹妹精心培植的一种最昂贵的宝石兰。冉小玉用昂贵来衡量的宝石兰，在妹妹眼中，同样是一棵草，是一棵自己特别喜爱的兰草而已。这就是同一片蓝天下的两种价值观。那天，冉小玉还到寺里默许了一个心愿，抽了一签。签上说：君子前程随缘去，蛟龙出来困泥潭。雪鸿孤雁迷方向，等待东风吹西边。冉小玉拿着签语，要妹妹悄悄去奇真大师那里去解。妹妹问解什么，冉小玉说解前程。

冉小玉把兰草送给犁开山后，心就有所倾了。自从妹妹告诉冉小玉，卢品这人是不好对付的，冉小玉对卢品就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早先依附着卢品的心也就悬着了。打前几天起，她便有了新的追随目标，心就归位了，人也活得精神了。连日来，她几乎每隔一两天都要到犁开山那里请示汇报工作。犁开山弄清那盆兰草的价值之后，就把冉小玉找来，与她商量要把她送的那盆兰草捐给县烈士陵园。冉小玉先是脸红发烧，觉得犁开山不给她面子，后来听犁开山解释说是以他犁开山的名誉捐的，这事还得请冉小玉帮忙。烈士陵园是冉小玉管着，冉小玉接受犁开山的捐赠，这是何等的效果。冉小玉更加佩服犁开山的为人处世了，也佩服犁开山的处事策略了，断定犁开山日后必成大气候。于是，冉小玉又想起奇真大师的解语，就暗暗把政治上的风向标转向了犁开山。

卢品隐隐察觉冉小玉的亲犁行为之后，心里很不舒服，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一天，卢品故意给冉小玉打电话，想刺她一下。可冉小玉已不是早几年的冉小玉了，如今她不会轻易受人摆布，何况她还揪着卢品的一些小尾巴。卢品的电话等于没打一样，冉小玉软硬不吃。卢品窝了一肚子火，一有机会，就会大发雷霆。

那天下午，卢品正好接到市政府办的电话，说黑石乡在红河渠的修建中出现了死人现象。卢品一股无名火起，拨通市政府秘书长电话，要秘书长紧急通知林旺和冉小玉马上到他办公室来。

林旺和冉小玉一到，卢品劈头盖脸对他俩就是一通大骂：“我真是瞎了眼了，把红河坝红河渠工程交给你们这些头脑发热的人修建。你们虽然主动积极，但我怎么就没想到你们是一个穷县，你们哪有能力建这样的宏伟工程呢？实践证明，这件事是我过于信任你们了。我认为你们能办事、会办事，可是事到如今，市里也给你们拨了不少钱，你们只知道‘等靠要’，还不顾老百姓死活，集资摊派，还死了人，可工程如今仍是豆腐渣一堆，我看你们是制造了一起更大的假冒伪劣案。”

林旺低头默认，硬着头皮，哑受老领导的批评，他知道此时讲任何理由都只能激起卢品的愤恨。他也刚刚知道了红河渠死人的事，这已是铁的事实，心还在悲伤。林旺的思路是正常人的思路，死了人，市长大骂情有可原。但他对卢品的骂人口气还是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话中有话，还骂“制造了一起更大的假冒伪劣案”这样的刻薄语言，就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

林旺想，难道卢市长的小舅子、红河贸易公司业务员范曾到市长面前嚼了他的舌头，告了

他的刁状？林旺反复把处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想透了。他想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涉及范曾的个人利益，更谈不上对卢市长有何影响。但卢市长是发的哪门子火呢？还那么刮毒。林旺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冉小玉听完卢品批评，显得很平静。她知道这话是从哪里生出来的，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卢市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我管农业不管工程。再说，当时修红河渠红河坝的责任状也是市里与各乡镇直接签的。红河县的领导只不过也想分点政绩，才这么上下奔波，在夹缝里过日子的。”一席话呛得卢品半天无语。

林旺感觉到了有人帮衬的安慰，但帮衬的话里又夹杂着对他的讥讽，他也只好打脱牙齿和血吞。但总体上，心里还是好受些，有二对一的感觉。

冉小玉还想讲下去，卢品大吼一声：“不要讲了，人都死了，你们赶快下去调查处理，把结果尽快报上来。”卢品在冉小玉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只好用吼声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某种缺陷。

林旺吓出了一身冷汗，出门后对冉小玉说：“你先了解一下面上的情况，我马上去黑石，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林旺的思路还是正常人的思路，他没有读懂卢品与冉小玉对视目光中的内容。严格地说，是他不敢妄读。

冉小玉朝林旺点点头，说：“那你辛苦了。”就借故说到市政府办去办点事，让林旺先走了。冉小玉并没有去市政府办，而是径直去了犁开山办公室。正好犁开山刚进办公室，冉小玉就把卢品安排林旺处理黑石死人事件的情况跟他作了汇报，她还汇报了卢品与林旺的私交关系，她还谈了卢品还在插手红河治理的事是对他犁开山这个治委会主任的不尊重。

犁开山说卢品是常务，主持市府全面工作，他什么都可以管。犁开山制止了冉小玉某些不利于团结的话，但冉小玉的情况反映与林旺的情况反映出入比较大，这又不得不引起犁开山的思考。

犁开山想，自己虽然是红河治委会主任，但重点工程又归卢品管，自己分管农业，市委那边还有一个专管农业的副书记，这就有意思了。这样的分工，就像让他钻进了刺蓬里，稍有不慎，就会刺伤身上的任何部位。他到省厅就不一样，专管业务，可以甩开膀子干。到地方来就是这样，朋友们早就给他打过招呼：搞得好就好，搞得不好就不好。这话还真有几分玄机。但犁开山毕竟是专家型官员，思考问题还是有自己独到的地方，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著名论断，算是对前一段工作的总结，也是对下一步工作的定调。

抓不到实权的时候，调查研究真是一个好办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但是，下面的人揣摩的心思就不同了。如果是有实权的领导来调研，就是某个大动作出台的前奏曲；如果是一般写写文章的人来调研，那么也就仅仅是调研而已。

林旺和冉小玉走后，卢品余怒未消。他把张秘叫来，要他马上找到黑石乡的胡大头，询问到底是怎么出的事故。

张秘很快接通了胡大头的手机，把卢品对他的怒气转嫁给了胡大头。胡大头听得脸麻麻的，说：“这次事故与修红河渠无关，是两个放牛娃，懒手脚，赶牛抄近路，把牛赶上渠后踩虚了，摔死了两个娃和一头黄牛。”

卢品听张秘复述了胡大头说明的情况，心里很不是滋味，恨不得抽胡大头两个耳光。红河渠是红河市最大的水利工程，是治理洪患的重要举措，也是本届市县的政绩工程。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这红河渠不是年年报喜，而是年年报忧。不管是什么坏消息，都好像与红河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卢品从各种信息的反馈中，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他陷入了近来一段日子的深深回忆之中……